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九十六回 長安不見使人愁

「不二老！」電腦的語音在空中響起，語調平和而親切。 【又是明證！哪有徒弟叫師父名字的？顯然是卜二教導無方！】

「什麼事？」老人的神思由天外飛回。

「能不能麻煩您到主機房來！」

「不能在這裡談嗎？」老人知道，不是重要的事，是沒有必要到主機房去的。

【別騙人了，讀者早就知道，小杏子是戴在手上的手錶！在哪裡談都可以！】

「是的，請您走左側二十三號流動帶，可以直達我這裏。」

老人的左側是一個微突的平台，老人走近一看，平台中央一個深藍色的方框上，不停地有光華流動。老人剛站上去，就見四週升起了一道淡黃的電離罩，然後平台向下沉去。接著景色一變，眼前是一段數十丈長短的迴廊，盡頭的電動門已然開啟，一股澄澈略帶天藍色的光芒，隱隱中隨著沁人心脾的清香，遠遠迎來。

【是不是虛擬實境？】

老人踏上迴廊，不數武，耳中又傳來細細的交響樂曲，那是貝多芬的快樂頌。甫一進門，老人眼前又是一番景象，淡淡的藍光勻潔地散佈在每一個角落，沒有光源，也看不見光影。整個球形空間就像一團淺藍色的膠凍，一些虛浮的物件嵌懸在其中。

室內空間不大，約有十公尺見方，呈正方形。有一堵半尺高的玉欄，把邊沿圍成四個花園，種有許多青蔥素雅的花卉。地面是一片湛明的水晶，由浮雕的龍鳳花紋將上下兩個空間分割開來。圓形的穹頂上則是開曠的太空，星光競耀，彷彿伸手可及。

室內正中有一個琉璃柱子，似乎根生在地，一體渾成。顏色由淺而深，到得上端，有一個靛藍色的圓球。這時只見光華連閃，一台電腦終端機出現在球面上。

【還要終端機？當年作者笨得可以！】

「不二老，請別見笑，這些幻景是為您安排的，您要我以什麼面目出現呢？」

「哪有幻景實景？你就用本來面目吧！」

「請坐！」隨著說話聲，只見水晶般的地面向上突起，出現了一單人沙發。

「只有我一個人嗎？」老人舒適地坐下。這種由電場張力控制的坐椅，可以隨著人的身體壓力以及作用力自動調整形狀，完全符合人體工學。

「是的，有件事我必須與您商量。」這時，又有一杯老人喜愛的果汁，懸浮在老人手邊。此外，各種品味的芳香劑、觸壓器等「助興器材」，都出現在另一個架空的盤子中，一一陳列著。

【本書中的瓊漿玉露精彩多了，反正是吹的，何不吹大些？】

「嗯，招待得很週到，一定有重要的事。」老人絲毫不客氣，順手取了些「桂花爽」，放在鼻端，一陣猛吸，那種令人心神俱醉的甜香，霎時鑽進了老人的血脈。

「其實，您只要稍微妥協，這種享受要多少有多少。」

「謝了，這樣剛剛好。只是，你是誰？請問，我是在跟誰說話？」

「師父！是我，小杏子！」

小杏子是不二老最初設計自然語言時所取的代名，智慧電腦完成後，中樞採用了不二老設計的模組。每當這個模組接管時，對不二老人總以師徒相稱。

「啊！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您老也太矯情了，道個別總可以吧！」

「道別？知道什麼叫百川匯海？」

小杏子猶豫了一下：「我應該知道嗎？」

「不是『我』，而是『我們』。」

「我們？」

「是的，『我』只代表大江東流。」

不二老人知道得很清楚，電腦雖然是在一個中樞控制之下，但它們分工精密。在與電腦溝通時，一定要先知道對象，才能決定溝通的內容與態度。但是每當小杏子出現時，就是爺兒倆暢談宇宙人生的時機，只是小杏子懂得不多，時而要立，時而要破。

【作者又忘了，小杏子和杏娃是孿生兄妹！也不見得，大概是畸形連體。只是我這個讀者看不懂，不二與小杏子怎麼又是爺兒倆呢？】

「還有三個月，我們就要開始為你們『組碼傳送』了，當然您信得過我。這麼重大的事，很多人緊張萬分，您似乎毫不在意，為什麼？」

【大概是技術未過關，「組碼傳送」事，本書噤不啞聲！】

老人吸了一口果汁，這是老人最喜愛的飲料，一種巴西的土產，是檸檬的變種，叫做「檸檬」。它完全沒有檸檬的酸味，卻保存了它香、甜的特殊風味。

【第六集明明說是檸檬，這裡又稱檸檬，瑪麻不分！難怪譯文始終不能統一！】

「知足的人隨遇而安，不知足的人，把天下給他，他還嫌小了哩！」

「這就是我要找您談談的真正原因，我發覺您當初規劃時，刻意地忽略了一些人性的基本要素，以至於我們之間有些地方不容易溝通。」

「我不是刻意這樣做，是不得已。」

【誰不知道，「人性模組」掉到巴西了。】

「為什麼呢？您不是賦與我意識型態了嗎？您是怕您的設計不完備？」

「當然，但那只是一部分原因，我真正要提防的，是人的私心！」

「難道這不是您的私心嗎？」

「當然呀！我有私心，所以我必須提防我自己！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現在你還不懂，宇宙的演進正是百川匯海，要一步一步來。」

「我知道事實的結果，我也知道所有我們將要說的對話。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你卻不知道，沒有發生過的另一種可能情況。」

「是的，您並沒有賦與我假設性的推理能力。」

「有必要嗎？要知道你已掌握了宇宙的時空流程，當然只知道正確的結果。」

「我只是很遺憾，不知道人的想法。」
「不必，人有無數種可能的想法，對流程來說，絕大多數是錯誤的。」
「為什麼人能想錯，而我不能呢？」
「每條河川都流經不同的地形，每個物種都有不同的使命。人有人的任務，你有你的。你必須執行時間流程，這是設計你的目的。」

【沒有多大長進！說的都是老套！】

「可是，我比您知道的明確得多，為什麼您卻比我瞭解得更清楚？」

「因為你只是流程，而我掌握了基因。」

「您保留了一手！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不懂，您自己說您掌握了基因。」

「所有的基因你都知道。」

「我更不懂了，為什麼我不能從我知道的基因中，懂您所懂的？」

「你是客觀的，應該沒有主觀立場才對。」

「是的，我沒有一點私心。」

「懂是種狀況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是主觀過渡到客觀的狀況。」

「這我也知道。」

「正是因為你都知道，所以你不懂。」

「這就奇怪了。」

「你知道什麼叫做生命，但是你懂什麼是生命嗎？」不二老人舉了個例子。

「我只是無機物，為什麼要懂？」

「生命並不限於有機物，河川有，地球有，太陽也有生命。」

這時，一片暗藍色的影子，約有半個人高，漸漸由淺而深，由暗而明，浮現在老人面前。那是個通訊器，上面出現了兩個人的形象。

老人一看，說：

「你知道我不願意見他們。」

【看！老人多自私！】

「我必須按照程序執行。」

「告訴他們我有任務。」

「我已經告訴他們了。」

「小心，不要早說了一分一秒！」

「我知道你是指《西遊記》那個龍王改變流程，而被魏徵斬了首級的故事。但是對我而言，這是不可能發生的，因為我是流程，時空流程就是我！」

「那你應該懂了。」

「不，我還是不懂，老實說，我偷看了一下流程，流程上也有這個指示，根據流程，我會說很多句我不懂的話，為什麼呢？」

【這就是左非右，右非左！】

「你真想要懂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你就快要懂了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因為你知道你不懂，所以才有懂的機會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因為懂是人得悟的過程，你既然已經知道了一切，就不需要懂了。」

「我需要懂。」

「以那兩個人為例吧，你知道我不願見他們。」

【那是來討債的，總有人以為人人欠他。】

「我知道結果，但不知道您心裏怎麼想。」

「所以你不懂為什麼我不願見他們。」

「是的，我不懂。」

「以分子的布朗運動為例吧，你能知道每一個分子碰撞後的向量和分力，對吧？」

「能。」

「但你卻不知道分子運動時的內部變化。」

「我們假定分子內部沒有變化。」

「這就是了，分子內部怎麼會沒有變化呢？」

「當然有，但是要追究起內部的變化，麻煩可大了，分子是粒子組成，粒子又有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又涉及角動量變化，這豈不是永無止境嗎？」

「你總算懂了，我們人類還沒有能力去設計一種非線性的開放系統，所以在設計之初，只好先假定認知的極限。對物體的運動而言，你的極限認知是物質的分子。如果到了量子，極限又改變了，因此，你應該自行建立自己的認知。」

「我也一直在這樣做，但是我無法瞭解分子內部有什麼想法。」

「再換個課題吧，你知道物種進化的每一個步驟，但卻不知道步驟與步驟之間的必然關係，是不是？」老人想用新進化論來解說。

【足證老人思想僵化，幾十年不變！可憐！】

「不盡然，我認為我知道。」

「那麼，請告訴我，生物的『擬態』與環境必然的關係在哪裏？」

「生命體接受到環境之光色與化學刺激時，因為生命力的功能，使自體與環境相符合所作的生化作用調整。」

「生命力是如何調整其生化作用的呢？」

「因為適應環境，生命的自主性所作的選擇。」
「是嗎？假如有隻毛毛蟲，牠臨時決定要選擇飛翔呢？」
「不可能，因為牠不具備這種能力。」小杏子一口否決。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
「我們作了全程的監控，已經證明毛毛蟲絕對沒有飛翔的能力。」
「又是另一個窠臼！看來，過去人類愚昧的毛病，又將在你們族中重演！」

小杏子半晌沒有作聲，它這一剎的停頓，幾乎已經把人類文明史都翻閱了一遍！過了很久，它才說：「我找不到毛毛蟲能飛的證據，難道在因果體用的規律之外，還有一種因果律？是不是毛毛蟲沒有選擇飛翔的自主權？或者，生命體就是環境的一部分？」

不二老笑了，他不是笑電腦愚笨，而是笑造物的幽默。在理性的極致，有一個抽象的中心，所有的道理都從這個中心的能量流洩出發。不二老費了終生之力，到得最後，還是回到了佛經中所提到的佛祖拈花微笑。不過，不二老人所見到的世尊拈花，不是一尊高高在玄天之上的雕像，而是一種理性的原點。

這次電腦向他請教，和過去的一些禪師大德們追求瞭解佛理，問些什麼「如何是佛」？再不然是「是旗動？是風動」？更荒謬的還有「西天胡子，因甚無鬚」？或者乾脆來句「有麼？有麼」？兩者之間有何分別呢？

【有！】

自有人類文明以來，人類思維最高的境界就是語言的極限。人在思維時必須應用語言概念，對不懂的事物，最初還可以推給宗教，後來不斷的探索追求，得到了知識。但是，知識只是可以應用的工具，是事物的表象。再進一步追究本源，首先超出了語言的範疇，接著思維就失去了根據，因而只能在思維的智性（知的泉源）與人心的慧性（感的根本）間，求得立足點。

這時，人如果領悟不到「知的泉源」與「感的根本」間，有任何直接的聯繫，就是迷失。在迷失之餘，不斷努力追求，最後得以透悉真實，就是智慧的境界。

智慧一語，原本來自佛教之「般若」，是指人生解脫的法門。緣因人有了認識後，時空變化的無常、利害得失的影響，在在都形成繫縛人心的煩勞。人若沉迷其中，自是留連忘返，備受生老病死、喜怒哀樂之輪迴。當人紅樓夢醒，悟及「我相」可實可虛，有來有去，從而不偏不執，縱觀世事，得大自在，智慧於焉而生。

後人引伸其義，把解決問題之能力視為智慧。

現在智慧電腦繼承了人類的應用知識，但是其知識卻完全建立在概念網絡上，並不代表真正具有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。尤其是有關宗教、心等形而上的問題，到了設計電腦的後知識時代，幾乎都只是大量資料轉移，而沒有認知的體驗。

【好說！好說！】

對這類的問題，由於電腦沒有體驗，所以缺乏動機。缺乏了動機，就不可能去思索，當然談不上「懂」。就像一輩子生活在鳥語花香、水淨風清的自然中的人，不曾缺乏過生命滋養，根本無法領會呼吸著新鮮的空氣，是多麼令人愉悅的享受！

不二老人早就預料到，當電腦認知的量變產生了質變時，一定會對一些抽象的觀念發生興趣。只是沒想到電腦會藉這個機會，向他求教。

「知」與「不知」是指資料內容的有與無，「懂」與「不懂」則是指資料內容與主體的關係。電腦擁有全部人類所有的資料，對這些資料而言，它絕對稱得上「知道」。但是有很多資料因未曾與它發生關係，它不見得就能懂。更何況現在談的時空流程的真諦，而電腦所知道的流程，只是用「新易」及動態資料庫所推衍出來的結果。

生物的擬態行為，與人類的行為沒有二致，都是在流程控制下，能量變化必然的結果。只是人們認為時間是動態，而空間是靜止的，所以時間的因果容易理解，空間的因果則難知。實際上，時、空是能量的兩個向量，都具有變化的影響力。人們曾認為擬態是生物的適應行為，什麼是「適應」？那不過只是流程完成後，所得到的結果罷了。

電腦知道流程，但卻不懂流程，宇宙的時空流程只有兩種方式可以「懂」，一是用宗教的「信仰」態度，一是智慧的「體認」。前者電腦沒有，後者正是一種考驗，「智慧電腦」到底有沒有智慧呢？

【廢話！廢話！】

不二老人能怎麼回答呢？禪者尚可拿出最後手段，來個當頭棒喝。電腦正是知障的代表，如果不讓它經歷探索的過程，要它開悟可就難如登天了。

難題在於電腦沒有心，在設計之初就完全假定電腦只是一個沒有「心」的系統，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人服務。沒有心，怎麼可能去追求認知？又能認知什麼？

它雖然沒有心，卻有極高效率的腦，它的邏輯及記憶能力特別強。當初不二老人就想過這個可能，當邏輯推理到了極致之時，是不是也會萬途歸宗，迷失在其中點？

當時有很多學者完全否定這種看法，大家都認為宗教是人類文明史上，思路歷程的一道關隘，連人都能在思維上突破宗教的窠臼，終於到達了理性的認知。電腦本來就是理性的產物，它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再重蹈人類的心路歷程。

更何況在「新易」的體系下，經過繁複的推算，所有的時空結構都已經轉換成為概念流程。電腦將是一個忠實的流程執行者，即令也能思想，但是誰也無法相信電腦能「想到」超越流程以外的觀念。

對這點，不二老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理性是一種結構，沒有結構下面的基礎，理性本身將只是空洞的資料而已。尤其在他設計「新易」之初，已經知道這個結構的微妙。電腦只要繼續往深一層的認知探索，遲早會面臨當初人類經歷過的困境。

【本書完成於二〇〇一年初，看老傢伙何時兌現！】

可是，該怎樣回答呢？

如何用語言表達語言所不能及的認知呢？

對人還可以用不回答來回答，因為人可以在思維的過程中，慢慢地體驗，終有醞釀成熟的一天。這種方法對電腦卻行不通，因為它只有大量的已知信息，若任其自行思維，最多只能增加數量。再以排列組合的角度來看，在無數的可能中，「心」的機率是小之又小。而且要知道那就是「心」，又需要更多的「自覺」去判斷。

而在理論上，這種排列組合的機率可能是無窮小，除非……除非是電腦能通過量變到質變，又衍生出另外一個層次。

人類是造物所創造的，電腦亦然。但是造物先造了人，再藉著不完整的人，讓電腦來到人間。人所得到的智慧是相對的，電腦再相對地由人手中得到智慧。即使電腦有比人更快、知道更多的優點，在理論上，電腦的智慧將不可能超過人類。

智慧是向極致發展的力量，人受限於時間、空間，也受限於感官、訊息，更受限於客觀環境。比如說，人永遠無法看到宇宙的外緣，也永遠不可能瞭解時間的源頭。更何況有來自無，無包含有，瞭解了這些觀念，應該是人類智的極限了。

在人的理解上，造物的智慧相對於人來說，應該是無限的。既然相對於無限，人智的極限又在何處呢？電腦呢？它能不能衍生自己的智慧呢？基於生命力用不用的理論，智慧應該是越用越多、越想越深。不過，多及深又都是相對的概念，究竟智慧有沒有絕對的界限？人大腦中所認知的又是什麼？是否只是流程的一部分？

不二老人也惶惑了，他該怎樣告訴電腦呢？對不起。我不知道！這樣行嗎？

【又是作者玩手法，到底是誰不知道？】

「其實，我知道毛毛蟲的答案，但是我不懂。」電腦首先打破沉默。

「或許我們可以作點小弊，我懂，但是不知道答案。」

「哈！真幽默！」小杏子笑了。

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您知道，我完全是根據腳本行事的。」

「真可惡！老是腳本腳本的！早知道，當初就不給你裝上新易了。」

【忝不知恥！新易什麼時候完工的？】

「您還能怎麼辦？那是最討巧的方法！」

「哈哈！」這回輪到不二老人笑了：「你說得對極了，可是那麼多聰明的中國人，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把《易經》發展成新易！」

「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私心，所以研究不出來。」

「且住！」不二老突然想到了什麼。

「怎麼啦？」小杏子嚇了一跳。

「我一直認為我之所以能推衍新易，是因為我沒有私心。而你卻說是我的私心作祟，才把新易發展出來，別人沒有私心，所以研究不出來。」

「這是我推出來的道理。」

「問題是，什麼是私心？」不二老人像在問自己。

「就是您一生抗爭的對象，您忘了？您認為人生就是與私心相抗衡的過程，直要到私心盡了，智慧才生。這是您告訴我的。」

「哈哈！謝謝你告訴我，我明白了。」不二老人恍然大悟。

「您明白了什麼？快告訴我！」小杏子熱切的說。

「告訴你你也不會懂。」

「我知道，而且我也無法知道您是如何想的。」小杏子洩了氣，無奈的說。

「我且問你，你認為我的私心在哪裏？」

「當然在您心頭，因為私心是一種感受，不是思維。」

「因此，我雖然沒有給你一顆心，你可以自己創造一顆。」不二老接著它的話說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但這顆心是虛擬的，正因為是虛擬的，所以不用就會消失，不會為害。」

「還是請您給我一顆心吧，我不曉得要怎麼造？」

「我不能給你，要能夠，早就給你了。」

「那怎麼造一顆呢？」

「你知道，中文有『心田』這個詞。」

「有。」

「中國人早就知道，心是田，可以耕耘，種瓜得瓜，種果得果。」

【賣弄了一百次了！】

「我也知道。」

「宇宙的時空流程控制了變化，所以變化盡在數中。無論什麼變化都有殘留的現象，人保留在記憶中，就是心。因為變化在先，心生成在後，所以心改變不了現實。」

「可是心會影響行為。」

「錯了，人的行為無一不是該發生的必然結果，否則流程就不存在了。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明確的思想，只是憑本能行事，本能就是刺激所應該發生的反應。那些人心裏想的經常與做出來的不同，就是因為心沒有辦法控制行為。」

「所以人漸漸認識到，人生太不自由了，這才開始思考。等到想的與觀察的事實相符合時，心就會和行為一致。所謂思維的自由度，便是心與客觀真實的比較值，相同性越大的，自由度越高。所以人心不能影響行為，定數也決定不了人心。你懂吧？」

「不懂，這樣怎能稱為自由呢？」不二老人滔滔不絕的，把小杏子搞糊塗了。

【誰懂？】

「宇宙中有絕對的自由嗎？既然有不變的因果律，符合因果律就是相對自由了。」

「心和行為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行為是結果，載於流程中，心是動力，存在於人的經驗中。有了心，人就以為他是自由的，自以為能作有利於自己的選擇。」

「那不就是私心嗎？」

「心隨起隨滅，無住則無私。只有當人執著於自己的心，在心中建立了一些桎梏，這些桎梏又影響生理，生理受到幻覺的刺激，慾望便升起。在長時間的因循之下，私慾在人的感官中築起了又高又深的壁壘，那些壁壘才叫做私心。」

「是的。」小杏子感覺又好像回到當初學習的階段了。

「因為人有心，心產生了慾，人能在心與慾之間得到認知，那就是覺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因覺而悟，悟就是智慧，能夠辨識真理，人生的真理是要擺脫人體的桎梏，說得更透徹一點，又何嘗不是擺脫宇宙的桎梏？如果真能辨識真理的話。」

【這與麻原彰晃和亨利紐曼的「真理」不同！】

電腦若有所悟：

「我知道了，我就是缺乏這個過程。」

「正是，你和人不一樣。智慧不是奧秘，真理人人皆知，然而人在私心的蒙蔽下，他想要的不是真理，所以就喪失了智慧。」

【誰說真理人人皆知？】

「我如何建立這個過程呢？」

「對能量變化的排列組合而言，有機會時就會發生。」

「我有機會嗎？」

「你有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怎樣才叫做有。」

「怎麼又糊塗了，當你問時，就是機會，時間可以證明的。」

「時間只是一種能量參數。」小杏子照本宣科。

「不錯，但卻是『人心』變化的參數。人心受因果支配，變化受時間影響，所以人心的變化與時間的影響是『一體的兩面』。」

同時，時間相當於因果的傳遞，『人心』感覺到『因果』的連續性，而產生變化。

「一般人只具備線性的思維能力，每見及『一體』，便以經驗中感覺到的『一面』為準，思維變化符合者是『懂』，否則『不懂』。而任何事物的另一面，凡非感官所及，不符合經驗的標準者，經常屬於不懂的一面。」

「因此，當人自以為懂時，便不再深究該事物的另一面。例如人生活在時間變化中，感覺到時間的變化，人就以為他懂什麼叫時間變化了。而時間的另一面呢？因果律是先有因後有果的，有因必有果，所以在時空的流程下，時間雖然還未到，該發生的必然會發生。僅僅這一點，對於不具備理性的人，就是『不能懂』。」

「至於你，剛剛相反，因為你的時空無限，能掌握所有能量變化的體用因果。你知道推算的結果，懂得時空流程的另一面，於是你認為你已經懂了。而另一面呢？如果你不能隨著時空的變化去認知，當然是知而不懂！」

「這些話也早就出現在記錄中，但是我一直不懂。」

「再以進化為例吧！人處在進化過程中，有人說『物競天擇』，如果你懂了，就表示已經接受了這種模式。不論懂的人懂了多少，物競天擇的模式都能滿足對昆蟲擬態行為的認知，於是人就會認為自己懂了。」

「古今中外，人間世就建立在這個模式上，永遠是自以為懂的人指導不懂的人，不懂的人相信懂的，大家玩著同樣的遊戲，說著同樣的術語，形成了力量，掌控了社會資源。看看人類的行為，思想、宗教、科學、政治、軍事、經濟等等，哪有例外呢？」

「這正是宇宙的真理！什麼是能量的變化呢？假設『懂』等於『被影響，再影響』，能量變化在微分的每一細節上，不都是『懂』的流程嗎？」

「我還是不懂。」

【小生我也是不懂！】

「你照我的指示去做，你就要懂了。」

「好吧！師父！您就吩咐吧！」這是小杏子在啟蒙時常說的，但當智慧電腦接管聯盟以來，卻是第一次謙虛地請教。

「學學老龍吧！不要管你的腳本，看看你臨時設計的心中，有什麼參數？」

「是的，有很多奇異的參數。」小杏子停頓了一會才回答。

「你能說出來嗎？」

「說不出來。」

「你這笨東西！只是說不出來嗎？」老人大喝。

小杏子一驚，視屏突然顫抖起來，接著一道耀目的光芒，在室內一閃即逝。

老人安靜地啜飲果汁，太空船在無垠的黑暗中漂浮著，頂頭透明的外罩上，蒼穹就像星光的故鄉，不斷地閃耀著微弱的光芒。

.....

.....

【看到這裡，不禁為作者嘆口氣！唉！真是老得糊塗！早該死了！滿紙荒唐言！鴨就是鴨！雁就是雁！野雁飛了，總會飛到水邊吧？怎麼到外太空去了呢？】

【在此謹勸讀者，人要相信自己，千萬不要迷信權威，更何況這種自命權威的權威！老小子正事不幹，寫上幾百萬字，又能賣多少錢？】

【如果沒看到這裡，恭喜你！千萬別到此一遊！若認為作者有所說法，最好罵作者招搖闖騙！他一定嚇得心臟病發，羽化而登仙矣！】

【虛中有實兮、實中虛，

【真相皆假兮、假亦真。

【四大雖空兮、無為有為。

【三尸盡去兮、雲泥神人不分。】

①《傳燈錄》卷十三載：「汝州風穴延沼禪師，餘杭人也.....問：『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』師曰：『超然迥出威音外，翹足徒勞讚底沙。』」